

趙漢榮入圍普立茲獎作品

（圖片來自The Pulitzer Prizes網站）

■2018年11月9日，濃煙在聖莫尼卡山升起。



■2018年11月12日，滅火飛機向山火肆虐的西米谷灑水。

■2018年11月9日馬里布市山火中，男子奮力拯救家園。



港產攝記追拍加州山火入圍普立茲獎

趙漢榮堅信新聞攝影永不死

「普立茲獎，是每個從事新聞攝影的有志者都會追求的。」香港的攝影記者趙漢榮（Ringo Chiu）得償所願，他所屬的美聯社團隊，憑去年拍攝的加州山火作品《Ravaged by Wildfire》（野火蹂躪），成為今年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s）「突發新聞攝影獎」三隊決選者（Finalist）之一。數碼年代，他堅信新聞攝影一定不會「死」，不會被視頻所取代，新聞攝影自有其無可替代的震撼力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趙漢榮的拍攝專長之一正是山火，經驗超過十年，其間遇險無數。他直言，沒想到洛杉磯每年都有一次的山火題材可以入圍，過往的設想是憑藉地震題材的大新聞拿獎。「老實講，去年的那輯山火相並不是我十幾年來影得最好的一輯，但新聞性較強，那是加州史上最大的山火，死傷嚴重。」他說，聽到編輯通知自己的作品被選中參加普立茲獎的一刹那感到很開心，團隊中另兩名攝影記者是代表北加州三藩市，而自己則代表南加州洛杉磯，當地同樣有六七個攝影記

他對入圍的三幅作品記憶猶深，其中一幅描述在加州馬里布（Malibu）居住的Tim Biglow嘗試在山火中挽救傢俱。他介紹道：「當時風很大，山火波及的範圍很廣，我在周圍找消防員，偶然見到一家三口正在保護自己間屋，還用水喉撲滅屋後棕櫚樹燃起的火。那晚我都和他們一起，拍下了他們保護自己間屋的過程，第二朝我回到那裡，發現他們這間屋成功地保留了下來，而隔鄰間屋已完全燒毀。」對他而言，拍攝山火的危險性在於風，風向改變帶來的火焰突襲常令他疲於躲避，而跟隨消防員一起走是較安全的做法。入火場，失聯是常有的事，能見度低，常有路障阻礙前進，用「出生入死」來形容也不為過。

寄語不斷學習留心觀察

趙漢榮自小醉心攝影，小學至中學都是負

責拍攝校內活動的「小攝影師」，中五畢業後曾於《快報》任黑房學徒，日間沖洗菲林，夜晚看底片自學，後有幸得到機會跟隨其他攝記出外拍攝，偶有一兩張相見報令他倍感雀躍，從此正式踏上攝記之路。他隨後加入《星島日報》，工作期間偶遇幾名於香港珠海學院半工讀的行家，由此產生繼續進修的念頭，入讀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日前他回到母校舉辦了一場新聞圖片展，除三幅入圍作品外，亦展出他近年多幅不同題材的新聞攝影作品。在開幕儀式上，他鄭重感謝母校的栽培，隨後在講座中與師生分享了自己「從事新聞攝影三十載，放洋追夢，由零開始」的奮鬥歷程，寄語有意投身新聞攝影的年輕人，新聞攝影沒有成功捷徑，唯有真心熱愛，不斷學習，留心觀察，隨身帶備相機，每一個不經意攝下的瞬間都有著被銘記的可能。

人生中的某些事冥冥之中自有聯繫，如果不是因為入讀珠海學院，趙漢榮未必會認為一個學位遠遠不夠，從而選擇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of Northridge）繼續進修新聞攝影，自然也不會有如今入圍普立茲獎三強的成就。他表示，美國的新聞攝影教育分類清晰，教授因材施教，任他自由選擇想要讀的新聞攝影相關科目。他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至今已約二十年，現主要作為自由攝影記者為美聯社、路透社等供圖。對比美國和香港攝影記者的生存狀態，他認為香港的攝記更為辛苦，工時長、待遇差是平常事，而美國攝記

一天只分配一單任務，每日工作超過六個鐘已覺得太辛苦，行內競爭也並不激烈。他以拍攝示威活動為例，工作無須從頭跟到尾以防錯過細節，每位攝記分別影到不同的畫面才算正常，「而港記的優勢在於工作更勤力，思考更快，從小接觸多元文化的關係，視野也與外國人不同。」

趙漢榮的從業生涯跨越菲林到數碼的年代，兩者在新聞攝影範疇有何分別？他答道：「當年夜晚足球比賽，影成晚得幾張相，而現在可以交足一百張。數碼化對新聞時效性有幫助，激烈競爭使它變得愈來愈快，影完傳返去即刻有人幫你處理刊出，使得新聞攝影變得和live video一樣，彷彿失去了當年影完之後思考再一手一腳剪裁的過程。」

新聞攝影的危機已經出現，但他堅信，新聞攝影一定不會「死」，自己可以做到光榮退休的一日。「網絡世界充斥這麼多的video，真正被人記住的有幾條？但出色的、震撼性的相片更可以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這是video做不到的力量。」他說。

■趙漢榮所屬的美聯社團隊拍攝加州山火的作品入圍普立茲獎。



提醒同業拍攝首重安全

趙漢榮在美國有多次拍攝示威活動的經驗，原來他受訪前一日（9月20日）曾去過尖沙咀的示威活動現場影相，眼見前方穿黃色背心的記者多過示威者，一有事發生就成班人湧過去，他建議記者工作時也要考慮自身安全，由此提出：「採訪需不需要這

麼近？都退一步大家都影得到會不會好一點？這是需要思考的事情。這種建議正不正確我就不知道，大家的文化不同，在美國時我們採訪示威活動時，其實是不會走到這麼前面，更不會走到示威者與警察之間，我們是會作為第三者的身份站在旁邊。如果遇到較為和平的示威，我們會提前與警察部的公關和指揮官商討，看他們會預什麼位置給我們影相，保證我們可以影得到，當然我們也有權站在示威者這邊，但自己要負起自己的責任。做這件事是有得有失，你站得遠可以影到全景，若想要影得更主觀走得更近，就要冒着有機會被警察打到的危險。」

■趙漢榮提醒同業拍攝時首重自身安全。



■（左起）珠海學院校友會會長區金瑤、趙漢榮、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及新聞教育基金主席陳淑薇為新聞圖片展開幕剪綵。

■同場亦展出趙漢榮拍攝的多張山火作品。



董圓圓 沿着師父梅葆玖的足跡傳承京劇藝術

「除了把老藝術家留下的經典劇目保護好傳承好，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戲曲人才的培養，希望盡我個人最大的努力，發揮好承上啟下的作用。」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董圓圓接受專訪時說。出生梨園世家的董圓圓，11歲時進入天津市戲校學戲，後考入中國戲曲學院表演系，拜京劇大師梅蘭芳之子梅葆玖為師，成為梅派第三代傳人。首屆「中國京劇之星」、全國京劇青年演員評比展演一等獎、中國戲劇梅花獎、上海戲劇白玉蘭獎……一路走來，董圓圓得到專家肯定，擁有眾多戲迷。「天賦、勤奮、機遇，要在我們這行取得成功，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董圓圓坦言，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看孩子練功時磨腿磨腰，很少有家長能忍住不落淚。

好作品體現時代特色

小時候學戲沒有派別概念，直到進入中國戲曲學院，董圓圓才有機會現場觀看梅葆玖先生演出的《鳳還巢》，「唱腔咬白優美動聽，舞台表演端莊大方，

那時才真正領悟到這就是梅派藝術，是我喜歡和追求的方向。」1987年，為中國戲曲學院校慶排演《霸王別姬》時，董圓圓得到了梅先生的親自傳授，此後一直在其身邊接受熏陶、學演梅派劇目，並於1995年正式拜師。曾連續擔任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梅葆玖，多年為戲曲的保護、傳承與弘揚，致力於推動戲曲走進校園。相關提案近年得以落實，「戲曲從娃娃抓起」成為現實。

多次參加國家京劇院戲曲進校園活動，董圓圓為學生演出不遺餘力。2017年，她主演的京劇《鳳還巢》在清華大學上演，兩千多人的禮堂座無虛席，「年輕的面孔上寫滿熱愛，演出效果極佳，這是一名戲曲演員最希望看到的場景。」讓她同樣欣慰的是，許多年輕人



■董圓圓在京劇《穆桂英掛帥》中飾演穆桂英。

將戲曲元素應用到歌曲、服裝、飾品的創作和設計之中，表達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喜愛。「藝術不分國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位梅派傳人多次到國外，將《霸王別姬》、《天女散花》、《白蛇傳》、《楊門女將》、《洛神賦》等經典劇目帶上世界舞台。她堅信，京劇的歷史就是不斷變化、繼承、發展、創新的藝術創造史。成功的京劇作品，是在尊重藝術規律、遵守唱唸做打舞、手眼身法步等程式化表演方式的基礎上，能體現時代特色的作品。

提案改革文藝人才隊伍

2013年起，董圓圓有了一個新身份——全國政協委員。自此，工作不再

限於排練與演出，她常隨全國政協調研，送文化下基層、聆聽戲曲人的聲音。隨全國政協京昆室在山西調研時，她了解到，有些地方劇種的前輩藝術家常自費坐公共汽車去教戲，指導青年學生時不收任何報酬。「真的很讓人動容」，董圓圓說，為了戲能留下來、傳下去，這些藝術家把暮年時光奉獻出來。再不重視，有些地方戲劇種就沒了，一個劇團可能一夜之間解散，但重建起來就很困難。為此，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上，董圓圓提交了相關提案，建議提高文藝人才隊伍的建設效果，從更新人才選拔機制、形成人才梯隊建設、加大人才優惠政策等方面進行改革。她認為，只有提高人才隊伍的綜合能力，才能使京劇永遠發展下去。「師父的一生，都致力於繼承、傳承以及弘揚梅派藝術，他也曾囑託我，要把京劇梅派藝術傳承下去。」董圓圓說，未來會把更多精力放在扶植青年演員上，希望他們早日成才。

文、圖：中新社



■2016年，梅葆玖與董圓圓師徒兩人在參加全國兩會時合影。